

請交換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四輯

一九六五年第一期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44/100/11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四輯

一九六五年第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廣州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一九六五年一月

广州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一九六五年第一辑

一九六五年一月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

广东省粤刊内字136号登记证

*

清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0.80元

目 录

- 回忆四十年間广州地区的火柴工业……………利耀峯(1)
- 广州香烟市场和卷烟工业(1924—1938)……罗鎮寰(27)
- 广州同德布店与夏布出口……………陈国康(40)
- 广韶段铁路运输行业……………何怀民(62)
- 嘉南堂·南华公司·嘉华儲蓄銀行……………冼錫鴻(67)
- 嘉南堂、“三益会”及有关的人……………李国材 杜耀华(80)
- 广州市东山六十年来发展概述**
- …………… 雷秀民 李国材 冼錫鴻 周 良
…………… 麦灵生 曾 純 唐馬太 黄希声 (86)
- 附录:**
- 东山初期的警察机构……………林 仁(115)
- 在东山“炒地皮”的几个方面……………丑 恭(117)
- 解放前东山的治安忆述……………冼錫鴻(118)
- 我所知道的“市桥皇帝”李朗鷄……………韓 光(120)**
- 抗战时期李福林勾結汪伪軍和收編大天二……陈少波(147)
- 汪伪軍亲历記……………張家莊(161)
- 汪伪第二十师見聞回忆……………黄国祥(171)
- 記广州淪陷时期黑社会头子潘滿……………譚子經(182)
- 关于《有关岭大与鍾荣光的几点回忆》的說明 ……編 者(170)

回忆四十年間广州地区的火柴工业

利耀峯

我于一九一九年在广州市創辦东山火柴厂，至一九五六年离职，四十多年来对广州地区火柴工业的兴衰情况和火柴制造业的創辦經營过程，接触頗多。这篇回忆是根据个人的亲身經歷写成的，以东山火柴厂的回忆为主，也旁及所知的其他火柴厂。文內所称广州地区，指的是广州及其附近的南海、番禺、三水、清远、新会、开平等县。

最早的巧明火柴厂和日本公益社

最先在广州地区經營火柴制造业的是卫省軒先生。卫多年侨居日本，于一八七九年回国，在佛山文昌沙開設巧明火柴厂。这个厂設備比較簡陋，是用手把粗火柴枝排在夹板內的，每一排夹板約可入火柴四十盒，每盒仅五十至六十枝火柴，每天生产火柴十余笠（每笠一千二百盒）。当时日本公益社的火柴在广东广西两省很銷行，巧明火柴厂产品采用舞龙牌，这个牌子是公益社早已銷行广东各地市面的产品牌子，虽然同是一个牌子，但究敌不过日本貨。巧明开办了二十九年，因亏本过重，于一九〇八年停业。

巧明停业后，日本資本乘机而入，頂受了巧明，改名为巧明光記火柴厂。这是一九〇九年的事。当时有个华侨黄文

山在日本開設利興成號出入口庄，經營中國大米和雜貨到日本，由日本辦回棉紗和火柴來中國。黃文山和日本公益火柴株式會社老板的長子井上重造結識，黃的兒子黃壽銘（即黃眉光）和井上重造各以百分之五十的股本合作頂受了巧明，在佛山缸瓦欄建了新廠。黃壽銘派出在利興成出入口庄受雇的通曉日語的尹景年為代表，與公益社在廣州沙面暗中設置辦事處，指揮經營火柴的一切業務。這時衛省軒已經和巧明脫離了關係，但老巧明廠經營了二十九年的舞龍牌，在市場上總有點地位，當時正在辛亥革命前夜，我國人民的愛國思想，日見提高，振興國貨，挽回利權，是社會上普遍的要求，形成國產工業品在市場推銷的有利形勢。公益社為了掩人耳目，特別聘請了衛的繼子衛擎石及衛侄衛深泉二人充當巧明光記火柴廠的交際和推銷，並對外聲言巧明完全是中國的資本。衛省軒的舞龍牌火柴盒子左右兩邊印有“振興國貨、挽回利權”的字招，盒下邊印有“佛山巧明火柴廠造”等字，這個圖樣也為公益社所利用了。巧明光記火柴廠這樣經營了幾年，又改為巧明公司火柴廠，公益社的投資大大增加，由原來的百分之五十增為百分之八十，而黃壽銘和尹景年二人則僅各佔百分之十。這時對外仍然聲稱全是中國人的資本。

在一九〇八年以前，廣州地區的小型火柴廠，除巧明外，還有文明閣火柴局、太和、振興、義和、老怡和、廣中興、華興等七家。當時還沒有商標註冊，這七家火柴廠的產品，都用舞龍牌商標，火柴盒上左右兩邊都寫着“振興國貨，挽回利權”等字樣，只是盒上方寫着某某廠造，以示區別罷了。當日本資本頂受了巧明，成為巧明光記火柴廠的時候，為了擠垮那七間廠，曾經在商標上做過文章。衛深泉向

公益社提出，說舞龍牌是公益社歷來在廣東、廣西推銷的火柴商標，其他七間廠不能以舞龍為商標。公益社遂向日本領事轉向清政府交涉取消別廠使用舞龍牌的权利。日本領事初向廣東省勸業道陳望曾（台灣人）交涉，其餘各廠也科款入稟勸業道，聲明既無商標註冊，則舞龍牌不應為公益社所專有，事情沒有結果。日本領事又請北京日本公使轉向清政府外交衙門交涉，外交衙門里一個姓鄭的外交官以這樣的理由照會了日本公使：龍是清政府的國旗，我國人以舞龍為商標與外國人無涉。公益社企圖專利舞龍商標以扼殺其他火柴廠的詭計沒有得逞，就利用了它的資金雄厚和使用手搖排柴枝機的特點，（比其他各廠以手拿的好得多）以其成本較低，實行傾銷政策，降價傾銷。公益社的舞龍牌不數年間就幾乎獨佔了兩廣市場，其他幾間小型火柴廠，在公益社的壟斷下，就先後倒閉了。

後期的火柴廠和日本勢力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火柴入口大大減少。另一方面，孫中山先生提倡實業救國，因此振興國貨、挽回利權的要求，比前一個時期宣傳得更多，影響也更普遍。在日本經商的僑胞，眼見日本火柴不斷輸入，利潤很高，便爭聘日本工程師回國建設新的火柴工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的幾年間，廣州地區的火柴工廠，除前述巧明廠和下面談到的東山火柴廠外，還有十八間之多。在廣州市開設的有：由前述日本利興成號的雇工黃澤廷回國開設的廣東廠（在黃沙），由香港代理日本火柴商葉詠璣在本市河南花地開設的大益廠和大益支廠，區仲山在南華東路開設的中

国厂，梁煥文頂受文明閣火柴局在彩虹桥開設的文明厂，×××在馬涌桥開設的吉祥厂，由太和厂頂受改名的广益厂，鴨鑿关的光大厂和兴亚厂；在各县開設的有：南海盐步的民生厂，佛山的广州厂，梁煥文在新会增設的光明厂，番禺新造的广中兴厂，南海九江的大民国厂，南海橫江的利民厂，南海大范公益厂，清远民兴厂，开平的珠光厂，和尹景年、卫擎石在三水西南開設的西南厂。

上述各厂除兴亚火柴厂是旅美侨胞集資兴建并采美国机械制造外，其余各厂都是聘日本工程师，采用日本机械、日本原料来制造火柴的。聘用日本工程师，一般都訂明合同三年，三年內要教会一个人懂得配制火柴头，此外还要教会工人修理排柴枝机器，才能辞聘。根据当时土造火柴行会启源堂的資本登記簿所列数字，各厂資本最多的是兴亚厂，港币四十万元；其次为民生厂，十八万元；再次为中国厂，十七万元；最少的也有六万元。有的以白艮为資金本位，經營过程中，續有增加。这么多的火柴厂中，除兴亚厂情况特殊，損失最大最快外，其他各厂在当时每年都溢利不少。各厂产量在最盛时（一九一九年以后三年間）平均每年每厂生产火柴約五万六千余笠（根据启源堂当时所收行費数字推算）。当时广州地区的火柴的可靠銷场，除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貴州、福建、云南等八省外，还出口到南洋群島、安南、檀香山、小呂宋、暹罗等地，上述各地侨胞，直接向各厂定貨的为数不少，間接向香港代銷商购运的就更多。

这些火柴工厂要靠日本技术、日本机械、日本原料来維持生产，因此日本技师在原料配方上大弄玄虛，使这些厂商

要想购得原料，制成火柴，就非向日本市场购料不可。制造火柴头配方（及柴盒两边）的原料，除赤磷及牛皮胶为众所周知者外，其余原料均为日本技师以自定名称命名（不使用科学上通用的名称），只有日本洋行才懂得这种名称，也只能向日本洋行才买得到这种原料。例如火柴头原料中最重要的氯酸钾，日本化学名为“盐酸加理”，日籍技师则称为“盐酸”或称为“白药”；又如白土坭则名为“白玉粉”，二氧化锰名为“万贯”，硫磺与乌烟和匀名为“黑万贯粉”，氧化锌名为“亚铅华粉”，三氧化二铁名为“弁井粉”，重铬酸钾名为“衣散”，玻璃粉名为“硝子粉”，三硫化二锑名为“硫化粉”等等。这些原料，根据日籍技师的配方，只有向在广州的日本商行买才可买到。甚至我国原来就有的原料，也要向日本商行购买，例如在广州未拆城前的安栏街（即今一德西路）制颜料厂所制的“红丹”，即铅三氧化四，由日本人的洋行购回日本，改名为“唐丹”，又运来我国市场销售；又如松香，日本名为松脂，也是由日本洋行运来我国销售的。

有些厂为了节约聘请日本技师的费用，就出重资向本市各厂的日本技师求教配火柴头的配方，例如大益火柴厂就是由叶詠璣的老表，在吉祥厂当雇工的黎干卿，出了一千多元白银，请吉祥厂的日本技师教会了配方的。大益厂用了这个配方赚了钱，还增设了一间大益支厂。

兴亚火柴厂的迅速失败

兴亚火柴厂是约在一九二一年时由旅美侨胞集资港币四十万元创办的，那个时候正是中国人经营火柴厂最兴旺的时

候。兴亚厂用的是美国机械，先派了陈某到美国机械厂学会了使用以后，才把机械买回，在本市鵝鑾关建了三层楼房，把机械安装下来。安装时美国机械厂派了工程师陪同陈某前来安装。这个厂由于机械性能较好，比较能够节省劳动力。该厂每天生产火柴一百八十筮，只需用熟手工人一百名，但日本式火柴厂，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要用工人六百五十多人。尽管为此，兴亚厂经营了三年，亏本不少，借债港币二十多万元，最后还不免于拆了厂房当烂铁卖，债权人也不过仅仅收回三四成的债本罢了。

兴亚厂拥有这么多的资本和比较优良的机械，为什么竟会亏本得这样迅速呢？当年我曾到兴亚厂去看过，觉得该厂规模宏伟，可是大而无当。日本式火柴厂所制造的柴枝是方的，一小盒约装有火柴一百支左右，兴亚厂用的美国机，制出的柴枝是圆的，一盒火柴仅得五六十支，柴盒又大，不便携带（比一般柴盒大三分之一）这已经不适合当时市场的习惯了。加以该厂投资达四十万元，按当时银行利息计算，利息是一分二厘，资金大了，就不容易赢回这么高的息项。此外，这个厂迅速失败的最大原因，还在于盲目购买机械，相信美国工程师，在购买机械时不订明包产数量，以致建了厂房装了机械，生产上却不能达到预定的指标。用那么大的资金去买美国机器就不如买日本机器，可以节省资金。当年来说，向外国订购机器，如果不订明包产数量，往往容易上当。这一点，东山火柴厂有过经验。东山厂在订购机械前，精打细算，计了成本，要求订购的机械必须达到预定的生产指标，否则不订或是订了也不付款。例如东山厂所用的火柴盒，每一万个火柴盒的造盒工资就要二元四角白銀，而工人

制盒时要教得工人熟練了，造出的盒子才合規格，教熟一个熟手的工人也要二十余元白銀（要半年才能熟手）。东山厂火柴盒不是在厂里制造，而是把盒料分发到佛山罗村統头圩、东莞石龙圩的制盒场，这笔运输費用也要計算。因此东山厂向沙面安利洋行（英国洋行）订购制造火柴盒机器时，就要求八小时包产火柴盒五万个，言明每套机器港币八千元。安利洋行依約派人到厂安裝后，生产不合規定要求，东山厂不肯付款。最后該洋行写信到美国机器厂要求派人前来修理，修了半年，才达到預定产量八小时五万个盒子，东山厂才如約付款。兴亚厂失敗的原因不是一端，但如果兴亚厂象东山厂那样，不去盲目相信外国机器和外国工程师，想是不会失敗得那么迅速的。

后期火柴厂的厄运

一九二三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广州地区的火柴工业又再度受到日本公益社的巧明公司火柴厂的排挤。巧明利用他的雄厚資本和过剩的产品，又再度降价傾銷。它的商标也仍然是“振兴国貨、挽回利权”的舞龙牌。这是四十多年的老牌子，为日本公益社的資本所僭夺，假冒“国貨”之名，用来排挤真正的国貨工厂。一九一九年以后新兴的各厂在巧明的減价推銷下，不得不随着降价推銷，初期尚勉可維持，日子久了，便逐渐陷于瘫痪。在一九二六年时，亏本少的只好半停工半开工，苟延殘喘，亏本多的就倒閉了。这时倒閉的計有广中兴厂、大民国厂、利民厂、大益支厂等几家。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間，瑞典火柴大量向我国傾銷（詳下章），各厂的产品由每笠八元降至三元八角，在这种傾銷下，連

巧明厂也无法維持生产，在此期間倒閉的計有吉祥厂、民生厂、公益厂、光大厂、光明厂、广益厂和巧明厂等七間，前后共計十一間厂。半停工、半开工的厂有中国厂、广东厂、文明厂、广州厂、民兴厂、珠光厂和大益厂等七間。在此期間能够完全开工、維持生产的只有东山厂和西南厂两間。东山厂情况，下文另述；至于西南厂，由于該厂大股东黄柱臣是外国火水（煤油）代理商，在西江一带推銷外国火水有年，他利用推銷火水时搭銷西南厂的火柴，如不买火柴就不卖火水，这样維持了西南厂的銷路。巧明倒閉后，巧明厂的舞龙牌、如意牌、猴牌、妹鹿牌等牌子，也为西南厂利用下来。

巧明厂在一九三〇年由尹景年重新招股十万元另附充十万元共二十万元頂受过来，改名为巧明公記火柴厂，尹景年还同时頂受了广益厂改名为巧明公記火柴支厂。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軍侵入广东时，尹景年的巧明公記火柴厂（在佛山缸瓦栏）被日軍炸燬。他在广州芳村的巧明公記火柴厂，于日軍侵佔广州后，又与日本人合作經營。抗战胜利后，澳門大光火柴厂租賃本市黄沙停业了的广东火柴厂厂房，經營大光厂的产品，因为用新商标不易推銷，亏本不少。巧明公記厂又約于一九四七年失火，焚燬了工场，以火柴大厦向大光押借港币十万元，与大光厂联合經營，公記佔股本百分之六十，大光佔百分之四十，改名为巧明大光联合火柴厂，一直經營至解放以后。

与瑞典火柴的斗争

一九二七至二九年，瑞典火柴来我国傾銷，連日本資本的

巧明火柴厂也不免于倒閉。香港英发隆洋行罗子端代理瑞典火柴，又在本市同兴街開設英发祥号，以邓沛如主其事，专门推銷瑞典火柴。邓沛如在英发祥門口豎立一块大木牌，牌上写着“代理瑞典火柴大王平价火柴”，还拉攏本省各地的火柴代理人說：“火柴大王准备在中国卖便宜火柴，准备卖两年，打定主意賠本十多万元，这是你們代理商的好机会。你們如不时代銷瑞典火柴，将来本地火柴厂倒閉了，那时你們想代銷也代銷不成了。”但当时一向代理本省火柴厂的推銷商号，多数不为所动，不愿放弃代理本国火柴厂的权益而接受瑞典火柴的代理。

瑞典火柴在本省开始傾銷的第一年，广州地区的火柴厂便倒閉了七間，已如上述。这时广东火柴商业公会印发了“广东火柴业惨受洋火柴压倒痛告同胞书”五千本，寄給南京政府有关机关和各省商会、各省火柴商业公会，向他們乞援。一九二九十一月，全国各地火柴厂派出代表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全国火柴业联合会”，向南京政府請愿。尽管南京政府有关部門在口头上答允要維持全国火柴工业，但至一九三〇年仍然沒有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广州地区的火柴厂商又向广东省政府請愿，夸大說工人三十万人失业，省务會議議決維持，交財政厅厅长范其务处理。我去見了范其务，我告訴他：一切洋貨入口仅一次，納千分之七十五海關稅，就可在全国各地通行，不再納“厘金稅”；而本国的产品，經過有海關的地方同样要納千分之七十五海關稅，而經過厘金稅的地方，又要納厘金稅，即使本国火柴一再降价，也无法与洋火柴竞争。經火柴厂商一再要求，范其务告訴火柴业代表說，省政府决定成立广东全省火柴消費稅局，規定無論本国

火柴或外国火柴一律每筮（一千二百盒）在卖出时征收火柴消費稅大洋二元。具体办法是在每筮火柴的筮面貼一張完納消費稅的稅单，另每十盒火柴包包面貼一張，如不报納消費稅而出售火柴时，則以走私論处，五倍罰款。还規定各代理商存仓火柴要一律报驗，出仓多少就繳多少消費稅，如清仓繳稅，尤所欢迎。这里面还另有文章，詳見下文。

上述繳納消費稅办法是一項很特殊的規定，目的是征收外国火柴和外省火柴的消費稅，而对本省火柴則加以保护。为了暗中“保护”本省的火柴厂商，范其务还特別关照我說：“本省火柴厂所納的消費稅內定由消費稅局发还，或作为买原料时繳關稅和厘金来抵消。但这个办法不能让外国人和外省厂商知道，如果他們知道了，政府就不好說話了。因此消費稅局要由本省火柴厂商选人組織，不用官厅出面。”我听了这話，觉得官字两个口，說正說反，都无根据，因此要求范其务写一張手令給我。范当真写下了手令：“凡本省火柴厂所納火柴消費稅，由消費稅局局长暗中发还。”我拿着这个手令，作为挽救本省火柴厂的“仙丹”，立刻到銀行租了保險柜，把这張手令保存起来。从此广东火柴厂商真个成立了个消費稅局，局长人选由各火柴厂公推报請財政厅委任，局里設有科长一人，文牘一人，科員二人，火柴緝私队长一人，隊員若干人，全月經費五百元，由財政厅拨付。这个消費稅局的第一任局长是利耀峯，但全省厂商集議决定無論选誰当局长，一律要用“維业”为名，以表示維持火柴業的意思，因此第一任局长就叫做“利維业”。我当了三个月的局长，以后这个局便取消了。

广东省火柴消費局成立时曾將財政厅所頒的抽稅章程印

刷多份分发省内各埠及各县商会。当时曾检查了外国火柴代理商的仓库，要他们把存仓火柴的数字报验，但代理瑞典火柴的英发祥号瞒报了一个仓，仅仅纳了消费税一百罐（洋火柴用锌片箱装称为罐）。我们在各处码头查察，发觉英发祥三天内运了一百五十罐火柴到各地去，因此派出缉私队会同太平分局警察到英发祥号内去查税，结果证实了该号火柴罐面的税票是用过了的旧票，把该号经理邓沛如扣留在消费税局，用锁链锁着脖子加以审问。邓沛如供出另一个仓里有瑞典火柴五百罐，没有报验。因此照章五倍罚款，罚了他五千元，警察局就中分得二千元。由各火柴厂派人组织的缉私队不但在广州市车站码头查缉漏缴消费税的火柴，而且在水、河口、江门、三埠、中山、前山、北海、肇庆等处也组织了缉私队，但当时有挂外国旗的轮船，对这些船缉私队无法检查。这种缉私队由一九三一年开办直至一九三八年广州淪陷时，办了八年，才告解散。消费税局解散后，缉私队便由火柴行会组织的启源堂领导，由财政厅派人至启源堂主理。

一九三一年×月，南京政府财政部统一规定凡外国火柴入口，一律征收百分之四十的关税，同时铁路方面对本国火柴的起运费由一级降至三级，广东省自办的火柴消费税局，至此才取消了。在取消火柴消费税局前，我在财政厅曾见到香港的罗子端和一个外国人在和财政厅姓杨的科长谈话。杨告诉我，罗和那外国人正想报缴存仓火柴消费税，但这个税已奉令取消还未公布，不晓得好不好把他们这笔税款收下来。我告诉杨，取消令没有公布，就应该收，结果收了罗子端等一万多元的税款。而取消消费税局的命令，也因此延迟

了两天才公布出来。

东山火柴厂的创办

上面談了自一九〇八年前后直至解放前四十多年間广州地区火柴制造业的一些情况，这里再談談东山火柴厂，其中若干情节可以作为上文所談情况的具体說明。

东山火柴厂创办于一九一九年冬，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結束，我国正处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振兴国貨、挽回利权，是一般人的共同愿望。在这种形势下，罗节若（教授）、陈达初（教授）和我等三个人创办了东山火柴厂。

罗节若是留学美国的地質学博士，其父經營昌隆号出口草蓆庄，在罗定乡村設有不少工场，在广州东山大街（今江岭东街至瓦窑街小河边）也开有一間佔地八百余井（約十五亩）的工厂，用木机織花色鋪地草蓆，自办出口。后来这种蓆在国际市场上被日本蓆夺佔了銷场（日本蓆用染色印成花紋，代替中国蓆的用染草織成的花紋，因此成本特低，售价也相宜，佔了市场），昌隆出口庄和工场都停閉了，剩下了若干間用几万元白銀建筑起来的厂房。罗节若心想利用这个厂房，重办工厂，因此調查了广州地区的火柴行业，知道所有火柴厂都用的是日本机器、日本技工和日本原料，决心办一家中国机器、中国技师和中国原料的火柴厂。他找了陈达初。陈达初是留学英国学化学的，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世好，他本人又与我胞兄是广雅西学堂的同学。我当时是广东省农林試驗场的化学技术員（还兼任农林专门学校化学實驗室助教和化分矿質局的化驗技术員），因此認識了陈达初。农林試驗场的化分矿質局有个化驗員曾耀薪，是留学美国学

織染的，受陈达初之托，化驗火柴头。陈达初說，这是罗节若要创办火柴工厂的第一步，邀我合作。我說：一角錢买十多盒火柴，搞火柴厂有什么出息？陈告訴我：广州地区的火柴厂每年都賺十多萬元白銀，如果我們的火柴厂搞成功了，那时你想穷也穷不了啦！我和罗节若、陈达初等三个人就这样从化驗火柴头开始，准备创办东山火柴厂。

我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化驗火柴头，試制了一盒每枝有两个火柴头的火柴，陈达初見了十分高兴。罗节若更高兴，当晚請我吃飯，共商进一步設厂制造的問題。我經過化驗試制成功的火柴，着火力很好，和日本火柴头一样；柴枝方面也准备用中国柴枝，因此我又将农林試驗场所植的八年松树斫取約数公分直径的树枝，試制柴枝，效果也很好。从此罗节若便进行招股，罗氏兄弟認股白銀三万余元，陈达初認股一万元，罗节若邀我入股，还說创办人沒有股本是不行的，因此借給我五百元作为股本，租賃了昌隆織蓆庄的老场为厂址，開設了东山火柴厂，由罗节若任經理，陈达初任副經理，利耀峯任配葯师，都是兼职。

試用“土制”机器失敗

開設一間火柴厂，要配置机器，例如刨柴枝机、鋸柴枝机、刨盒片机、盒片开坑机、鋸盒片机、排柴枝机、齐柴枝机、隔柴枝机、热柴枝鉄板、浸石腊机和磨硫化錒、氧化錳、氯酸鉀、土泥、松香等的机器，此外还需要不少的器具，仅入火柴的木盆和扫赤鱗的木盆，就要两千多个。不备齐这些机器和用具，火柴厂是开不了的。

东山厂的创办人立定志愿要用中国机器、中国技师和中